

醫

門

棒

喝

序

余宦遊東粵遇會稽章子虛谷者出所著醫門棒喝以示余余讀其書知於是道折肱者久而凡別疑似於幾微訂沿襲之訛謬其論也切其辨也詳矣夫陰陽乘乎血氣損益酌夫盈虛毫釐千里死生係焉顧或輕爲嘗試鮮不以生人之術殺人於不自知豈果忍於爲是者失則闢與誣無有如此書之提唱指歸也童子積數十年悉心閱歷博極羣書爲之剖厥指

正厥歸縷晰條分發蒙振瞶意若不爭之力生命莫
全不持之嚴宗依莫定益爲醫門中護法有如此者
此而不廣其傳將偏執藝術膠固不通者流方沾沾
自詡爲有得安望大發覺寤於當頭棒喝下耶爰與
海寧應子秋泉同校而付諸梓俾資觀覽識所折衷
用以救弊補偏庶幾濟羣生而維大造不負章子一
片苦心也是爲序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河間紀樹馥拜撰

敘文

夫讀書貴能信尤貴能疑信則有定識而無所游移
疑則分別決擇衷於至是足以正古人之失嘉惠後
學讀儒書然讀醫書何莫不然醫所以託死生保性
命關係尤重苟徒汎然涉獵勿深研究有信無疑殺
人必多此余友虛谷章子般殷以衛生救弊爲心準
經稽古舉諸家之可疑者詳辨其得失醫門棒喝之
所由著也余雖不知醫讀其集理明辭達甚易通曉

醫道自軒岐論陰陽五行生化之理辨民病之由制
鍼砭藥石治療之法是以天地之心爲心者迨乎中
古生民氣質變異鍼砭之法或多不宜有漢張仲景
出辨經絡臟腑六氣外邪之證審陰陽虛實內傷七
情之因參藥性氣味配合制度以立方法上本軒岐
之旨窮其變化下垂萬世之模爲繼述之聖覓乎尙
矣厥後代有名家著述日富類多一隅之說鮮協中
和之道雖有發明純駁互見後學苦聖經奧妙難通

喜諸家淺論易讀或不究源流師一家而執偏見醫風斯下流弊日深其能記誦軒岐仲景之書侈然自多者蓋亦僅見而能深研其妙融會在心以辨別諸家疑似可否者尤爲罕聞章子篤嗜性命之學參儒釋之理故於醫也溯流窮源力究十餘年未得其緒而志益銳久之豁然悟軒岐之旨猶未盡仲景變化之用也今又潛心十餘年始有左右逢源之樂乃其虛懷不敢自是南北足跡所涉凡同業績學者莫不

咨訪就正而經旨既明灼見諸家之偏傷流弊之害
冀有以補救於是擇其尤者而表明之蓋以蓄諸中
者發諸外非同無本之學故皆長篇累牘每論必三
五千言少亦一二千言反覆詳辨語無不切必期理
明義盡而後已綜其所集不過十萬言闡發聖經之
秘奧救正諸家之闕失而於先天後天事物之理幾
已括之不僅爲醫而儒釋之道並貫矣嗚呼章子可
謂有心哉吾知是集成愛章子者讀而且信且疑者

有之嫉章子者漫無疑信而起謗議者有之夫謗誠不必議亦何不可者誠能反覆於其集之所言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能疑摘其疵謬而詳辨之救正之據乎理所不易是卽吾所謂善讀書者正章子之所願望而不得必且師之友之之不遑而何嫌何怨不則如侏儒觀場本無所見而挾私意以妄肆譏評則是非可否又可置之不論天下後世必有能知之能諒之者章子性恬澹不屑奔競形勢向遊於粵當道

多折節交之章子遇之泊如其待人寬恕行事磊落
未嘗稍有苟且余與章子訂交垂三十年在嶺表相
處久又同客京師周旋罔間知之獨深故言其約略
如是卽以弁之簡端

道光丙戌冬月山陰樂川田鼎祚拜手撰

序

夫天下所重者莫若性命儒道性命之正禪究性命之微其能保衛性命者醫也三者其道一而已矣然欲明其道則又各由其門而入焉禪門之有棒喝使人覺悟性命之道耳同里章虛谷先生貫通乎三者之理而尤精於醫因慨聖道之日晦乃以濟世之仁心示迷津之覺路著醫門棒喝四卷屬余評點余以謏陋謬廁醫林猥蒙先生青睞目爲知道之人竊念

以筵擊鐘焉能發其聲音方且敬謝不敏繼思管中
窺豹或亦略見一斑展卷祇誦細玩數過如六氣陰
陽論太極五行發揮等篇將先天後天之奧陰陽變
化之微闡發殆盡毫無遺蘊而土爲太極之廓一語
尤發千古之秘直溯夫混元未闢之先而獨立其極
較楊子之談元生公之說法尤爲精妙而明確其駁
正丹溪景岳諸公處批卻道窾迎刃而解使起丹溪
景岳於九京而問之亦當俯首無辭與諸人問答則

又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反覆辨難疑義盡析示以指南又解聖經君相二火爲體用燥爲風寒風熱所化暑爲濕火相合而成灼見秋傷於濕之文爲訛皆亘古所未道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論傷寒傳經疏解方義窮元極妙辨析溫病混入傷寒之誤皆大闡仲景心法暨夫溫暑提綱痘疹等論則明立法程申靈素之旨而正諸家之失統而論之先生不獨明於醫而且明於易明於天文歷律而融貫百家故於醫理

之精微奧妙闡發無餘尤妙至理難明之處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非先生具大魄力具大手筆焉能有此巨製是固軒岐仲景之功臣丹溪景岳之畏友也先生以棒喝名集者誠欲醒當世時流爲普濟寶筏耳余因之竊有感焉大凡天下妙理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悟是故雞能講學石可點頭鸚鵡解人言狗子有佛性無非稟一靈之覺耳况人爲萬物之靈乎昔人有言必具神仙之骨方能當名醫

二字則醫理之妙固非僮父所能悟也吾越向多隱
逸樂性命而擅岐黃者昔嘗夥矣若夫今之時醫類
皆涉獵方書各承家技或偏執溫補或專事寒涼印
版數方通治諸病偶而幸中自信不移如是授受以
爲秘訣爲捷徑世之貿貿者又皆以耳爲目隨聲附
和互相揄揚遂使虛名益熾自負益高與論軒岐仲
景之道反以爲怪而羣起謗議正如沉酣醉鄉先生
雖以百棒喝之千棒喝之欲其猛然省悟勢實難矣

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知不因是集而啓醫林
之龔贖通後學之津梁使大明軒岐仲景之道而生
民無夭枉之虞則不獨吾越之幸且將流澤於無窮
其功豈不偉哉元固深爲欣幸僭加評點并贅數言
於簡管窺蠡測未能挹其高深聊以誌傾倒之忱云
爾時

道光丁亥孟秋山陰愚弟雪帆田晉元拜序

序

醫小道也死生寄之所關實鉅漫云嘗試可乎余不
精醫理宦遊嶺南八九載每見醫者輒以粵地潮濕
不辨何証率用二朮桂附等治之其害甚烈心滋戚
焉且聞寅友中竟有以感冒而誤投補劑致不起者
詢延誰氏居然以良醫自命者也噫可慨已人爲一
小天人之患病猶陰陽之愆伏日月之剝蝕風雨寒
暑之失度不審乎此而調其偏使其平乃拘執古方

妄投藥餌何異操刃而刺人之胸也會稽章君虛谷以久病嫻此術天性敏妙上究羲易內經之奧下及諸名家書無不淹貫而其辨論溯流窮源一衷於是積年得稿若干帙名之曰醫門棒喝蓋以警世之動以良醫自命者不啻大聲疾呼之也章君出其稿問世余深幸是書之傳非徒救一世之弊因綴數言於簡誠有補於醫道者竊愧余膺民社欲醫偏隅而未

能稱職也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春日蕭山韓鳳修拜序

自序

天地之大事物之變莫可涯涘究之一理而已見其理則觸處皆通昧其理則動多窒礙而理之切於身心性命者自格致誠正外莫重於醫以其保衛性命者也然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則醫固儒者之事也原夫靈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衛身心性命爲醫經之源仲景紹聖軒岐本靈素作傷寒雜病論爲方書之祖厥後諸賢相繼闡發數千年來著

述代增汗牛充棟則今醫術宜乎勝古何反不逮是不患無書而患多書也衆說雜陳純駁不一學者不能披揀如涉海問津既未窺聖經源流遂各師心自用授受流傳而古法愈晦夫諸家之書其無義理可取者置勿論卽如古稱大家若劉河間張潔古李東垣朱丹溪諸先生各以己之閱歷見解發明經旨一節或論外邪或論內傷或主補氣或主滋陰原非執中之論其辭旨抑揚不無偏處要在讀者因流溯源

知其理之所歸倘執其偏不免各相牴牾矣如明張景岳亦由平日閱歷所見立論主於扶陽既稱全書乃又肆議河間丹溪爲非則不自知其偏也蓋氣化流行變遷靡定人生稟質南北不同景岳與河間丹溪相去各百數年其時氣化其地風土或各不同不可相非也又如張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議論以汗吐下爲妙法薛立齋爲太醫所治多膏粱中人故其方案多和平溫補以緩治見功可知各由其閱

歷不同而論說遂異其餘諸家亦各抒己見以立言
難免顧此失彼之弊或不明聖經源流而師一家之
說則必以諸家爲非是以偏視偏無怪乎各相抵牾
也余幼得羸疾究心醫理雖從師請益歷覽諸家十
年不知端緒蓋以聖經辭簡義廣理蘊難窺而諸家
之說各樹旗幟互相非議未知孰是後讀吳門葉天
士先生醫案見其發明奧旨如點龍睛而鎔鑄百家
滙歸經義當時仁術大行無暇著述乃於臨證之頃

隨病設施揭其理蘊而因時制宜無法不備如造化
生物無跡可求各得自然之用與千百年前之仲景
心心相印而得其真傳嗚呼若先生者豈不爲我

朝之醫聖也與惜

楠

生晚不獲親承提命幸得讀先生

書略窺醫理之奧而見諸家意旨所在醇疵兩不可
掩舍其短而用其長隨時取益變化無方而理無不
合矣然則醫者既患多書余又何述焉特以向來未
明之義各相抵牾而滋流弊之害者舉其百中一二

如後條例所云論其大畧並內經所列六氣歷來註
疏有未盡當者據理辨之就正有道以爲保衛性命
之一助爰名之爲醫門棒喝聊取解粘去縛俾洞見
本源之意耳其由格致誠正而通達斯理者則以是
編爲贅矣

道光五年乙酉孟夏會稽章楠識於城東之知非軒

叙

藝亦多術矣苟有濟於世精其一足以傳况衛生救
死用之善起呻吟於衽席用之不善殺人指下而不
覺如醫之爲術不綦重哉然非窮其理烏能善其用
非多讀書而善悟又烏足以言窮理此章子虛谷醫
門棒喝一書所爲有功於醫學也虛谷越之會稽人
性恬澹不爲利動不爲勢懾少羸善病因究心岐黃
窮日孜孜不倦與余萍聚粵東旋走燕冀遊吳門丁

亥冬復晤羊城相交垂三十年矣見其精神益壯而業亦益進余家無少長病輒延治無不效乃信之篤而朱究其底蘊也日者出所著醫門棒喝四卷相示余羈世務不諳醫學展卷茫然乃息心玩之其中論陰陽變化之理天人合德之要昔人所悞今人所疑無不原始要終條分縷晰雖以予之憤憤猶復心領神會况習其業而將善其用者哉知其於此道不啻三折肱矣昔予需次京師宦江右繼而被議出塞往

反三萬里見所稱時醫者所在皆有設號簿於門延者按次登籍日將夕疾呼於門先生至矣主人皇遽延入室病者倚枕待診侍者磨墨未竟疾書方擲筆起主人趨而尾其後問病輕重及飲食所宜匆匆數語登輿逝矣於是如其方有服之而效者十二三服之不效者亦十二三服之而危且殆至不救者十三四矣走詢先生漫曰彼本不治之證余藥冀生之命不濟奈何嗚呼何不治證之多也余心疑之未敢與

辨也今得棒喝一書審其是非辨其疑似使業醫者
讀是書而悟其向之所以失由是而進求於古以勉
爲良醫則是書不誠爲覺岸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也
哉余固心焉企之因識數言以復之虛谷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季春之朔山陰愚弟史善長頓
首拜識

條例

醫門之書、除聖經外、其自古稱大家者、人莫不信奉、而鮮知其弊、茲以管窺所及、表其一二、以大家之論、尚不可固執、偏從、況其餘諸書、豈可盡信、明者當知所擇矣、

一、河間論六氣皆從火化、原爲至理、因從火化、故以涼瀉主治、然此止可論六氣之邪、未可論病以人體質不一、受邪雖同、而病變不同、若謂六氣皆從

火化六氣之病概用涼藥則誤矣或不明六氣變化之理又見妄用涼藥爲害遂謂河間之論非是而不自知昧理各相牴牾其弊更多也

一丹溪相火論言相火爲天火君火爲人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後世多遵之余細究其說理旣未協義不明晰又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引內經所云一水不勝二火作證而不思內經論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昧者執信陽常有餘動用知栢

敗陽則害甚矣。

一景岳非丹溪之說，謂世間火少水多，乃云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引大易丹書之言作證。既未確切，亦屬一偏之言。誦其書者，多引易說論醫，不知乖僻之害，而與丹溪冰炭相反。眩惑後學，無所適從。要知兩家各有見解，不過發明一節經義，而非全經之理，不可不知也。

一東垣言相火元氣之賊，景岳非之，言相火元氣之

皇明本口 卷一
二
本後學惑之莫知誰是而不知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各有至理不可相非也

一六氣爲病源流不同辨別未清治難盡善仲景之論後人編輯將傷寒溫病攙混莫辨自古皆然卽如貫珠集一書吳門尤在涇先生所編乃將黃芩白虎之證列於太陽傷寒正治法內試思黃芩白虎豈可爲太陽傷寒正治之法乎若黃芩白虎可治傷寒則麻黃桂枝等湯將以治何病乎此集近

時所出尙爾淆混，何況其前，難求全璧也。

一吳又可，可見傷寒溫病多牽混之害，乃著瘟疫論，以辨異傷寒，雖能自立主見，獨開生面，多有發明，而不體究經旨，不辨伏氣爲病之理，直闢經文，混指一切溫病爲瘟疫，遂使淺學將風溫暑溫等，盡作瘟疫而治，病輕藥重，爲害甚多。又如痧脹，玉衡等書亦發，古人未發之旨，而有救濟之功，乃不詳究六氣病源，但叙痧證形狀，多列名目，淺學專習其

書凡見疑似諸病，概認爲痧，混用辛散破耗之藥，害亦不少。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也。

一火濕二氣合而爲暑，故暑爲陽中之陰，其證有陰有陽。昔人言中暑爲陰證，傷暑爲陽證，又以靜而得者爲中，動而得者爲傷，殊不知偏於火者爲陽，偏於濕者爲陰，體強多火者成陽證，體弱多濕者成陰證，豈不簡明而曰中曰傷曰動曰靜如是支離，使人眩惑難解，致有謂夏月患陰證傷寒者六

氣之雜亂不分也。

一近時淮陰吳鞠通先生欲明六氣爲病之理著溫病條辨雖多發明之處又將風溫瘟疫并爲一類不分邪之輕重病之淺深反謂吳又可之論未善而不自知牽混之誤其冬傷寒春病溫之伏氣一證亦不分晰論列更將素問秋傷於濕之濕字臆解穿鑿大乖義理余皆評而辨之以俟高明鑒定

一康熙間上元戴麟郊先生推廣吳又可之論著廣

瘟疫論辨析雖較又可爲詳，但亦未將風溫暑濕春溫等分清，而概稱爲時行瘟疫，既云時行，則仍如又可之混指一切溫病爲瘟疫矣。且言大青龍九味羌活等湯，皆古治溫病之方，按青龍湯辛溫藥多，石膏甚少，實爲風寒閉塞營衛，陽鬱內擾而設，爲發汗之猛劑。若溫病熱從內發，或蘊於膜原，豈可用麻黃桂枝大發其表乎？至九味羌活湯，於發表藥中，雜以生地，若有表邪，反使引入血分，若

其陰虛則蒼芷羌防細辛等一派燥烈辛散反傷其陰此方之雜而不精每見世俗混用致害者多矣是廣瘟疫論亦未辨別盡善也惟吳門葉天士先生論風溫二十則分營衛氣血傳變治法最爲精當薛生白先生濕熱條辨三十五則論治甚詳實皆超邁前古可爲後世法程學者宜究心焉又吳鞠通先生溫病條辨論藥性氣味功能甚爲精細其卷後論瀉白散之弊尤確余亦屢見有混用

桑皮反引外邪入陰咳嗽不已者地骨皮亦然臨證者不可不審也

一古來論痘疹皆言痘出五臟屬陰疹出六腑屬陽但是相沿之說未嘗詳究至理各家辨論參差互異卽如痘科正宗言痘爲毒火有實無虛以致淺學不辨虛實混施攻瀉治疹則必先用升葛湯爲定例與治癩之法相混均爲流弊之害也嗚呼醫理甚微醫書甚夥或不研求至理徒執紙上陳言

而不知其弊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余愧
淺陋不能徧覽而盡舉惟望高明之士補其不逮
實爲斯道之幸也

自題

余以陋質未嘗學問數十年奔走風塵愧無小補於世與草木同腐也向因多病究心醫理閱歷既久偶有一得之愚筆諸簡端積而成帙每思就正有道未得因緣歲戊子重遊粵東適遇樂善君子許以問世欣然出貲將灾梨棗或者問日子論古已多又與時人辨駁不休將以沽名歟求勝歟答曰皆非也既無所求豈不自尋勞苦乎答曰譬如春兩山溪驟漲行

人趨起余適有竹數竿急爲作筏雖不能濟多人亦盡吾心力而已况人各有好或好聲色或好詩酒或好琴書或好山水種種莫可枚舉當其好也無不發憤忘食樂而忘疲不知老之將至者余好在此自覺可樂未見勞苦也然則自樂可也既不求名何必註姓名於卷乎答曰天下醫書甚夥余既不能術讀雖讀亦不能盡記偶述管見則不自知其謬必求教天下逸其名無從聞教矣且如自古逸名者愈述愈顯

而傳之愈久以其才德超倫欲掩彌彰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余何人而敢效顰乎使余言而有當也聊如竹筏之濟人如其不當則人反因吾筏而淹沒又安忍逃名而避過乎吾盡吾心知我罪我皆我師也抑思名由形起吾形若沒名又與我何干哉假如以錫作卮繼鎔以火而置諸塗執塗人問之可有名其爲卮者否乎又若焚草木成灰攙和一處誰能辨其孰草孰木乎由是觀之求名之與逃名跡雖不

同要皆未足爲智也或者哂而退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會稽章楠識於羊城旅邸

醫門棒喝卷之一目錄

序

條例

自題

六氣陰陽論 附答問

太極五行發揮

人身陰陽體用論

傷寒傳經論 附論伏暑 治案

醫門棒喝卷之一

會稽虛谷章補著

山陰

受業孫廷鉦震遠參訂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六氣陰陽論

統觀此集皆發明聖
經精蘊針砭諸家瑕
疵所以名棒喝也凡
道有三乘此醫道之
最上乘者故如問難
辨駁諸人皆聰明博
洽猶不能領其旨趣

內經言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火也、六氣各異、變化無窮、要不出乎陰陽、陰陽由混元一氣而生、一氣者、太極也、陰陽者、易之二也、六氣者、易之六爻也、八風方

所謂太古之音知者
既少陽春白雪和者
寡矣

止此數語闡明內經
千百言之理使閱者
了然心目先生真冰

位。卽八卦也。陰陽相生。六氣變化。八風轉旋。而萬物
生長化收藏。以至疾病疴癢。猶易之陰陽相交。六爻
變動。而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交易。
而吉凶悔吝之兆。變現無盡也。羲聖作八卦以垂象。
軒岐論六氣以明病。同出陰陽太極之源。前聖後聖。
其揆一也。夫六氣由陰陽所化。仍不離陰陽之體。是
故寒爲陰。火爲陽。風爲陰中之陽。暑爲陽中之陰。濕
爲陰。而與火合則名暑。風與火合則化熱燥。屬陽。風

雪野聰明者乎

與寒合則化清燥屬陰斯陰陽變化而成六氣之異也若合五行而配四時則風木主春火主夏燥金主秋寒水主冬濕土貫四季而主令于長夏未月蓋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爲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以六氣配一歲則初之氣風木二之氣君火三之氣相火四之氣濕土五之氣燥金六之氣寒水每氣各主六十日有零以周一歲三四火濕相交合而爲暑故夏至後病名暑而濕土主令于夏季也

此特言主氣也，主氣爲地氣，靜而有常，故歲歲如是，又有客氣爲天氣，動而不常，故每年轉換，如子午年，初之氣寒水，丑未年，初之氣風木，寅申年，初之氣君火，卯酉年，初之氣濕土，辰戌年，初之氣相火，巳亥年，初之氣燥金，又有主客五運，主運每年自木運起，至水運終，歲歲如是，客運者，如甲己化土，甲己年爲土運，乙庚化金，乙庚年爲金運之類，每運主七十二日，有零而一歲以初運統之，主者主于內，客者行于外。

內經原論君火以明
後人不解其義妄改
爲名丹溪又穿鑿臆
斷大乖經旨今以體

主客運氣流行天地間，則有亢害勝復之變，而人之
災病作焉。此言其略，詳在內經耳。然五行之火，一六
氣之火有二何也。丹溪曰：君火，人火也；相火，天火也。
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余竊謂不然。夫六氣流行于天
地間，爲天人合一之道。但可以君相分體，用不可以
君相分天人也。君火以名，仍當遵經作明何也。蓋光
明洞徹者，火之體也。名之爲君，溫煦燔灼者，火之用
也。名之爲相，無用則體無以行，無體則用無以立。火

用分君相實闡千古
之秘而傳軒岐之心

之體用流行，四氣從之而變，以成造化之功。一如君相之經綸天下也。然則將有所據乎？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緣心之神明，靈光炯炯，恰如君之正南面，而無爲無不爲，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雖無聲臭，實則主宰萬機，神明莫測。故人之心火，名爲君火，而其運用施爲，生化氣血者，相火之功也。相火雖寓于腎，而與心火貫通，良由同出先天混元之根也。自相以下，皆聽命于君，故經曰：君明則下安，若心

古來聚訟紛紛，今後
方有定論。以下暢發
天人合一之理，殆無
遺蘊而較內經尤覺
簡明。

神恬靜，則相火奉令而不妄動，氣血安和無患，是故
君火爲體，相火爲用，體用雖二，究其源實則一火而
已。天地之神明主宰，君火也。陽氣之流布化生，相火
也。所以六氣之序，君火之後，次以相火，從體發用之
意也。相火以後，次以濕土，火生土也。君火爲少陰，相
火爲少陽，是陰一動而變陽，亦卽從體發用之理也。
是以六氣變化之機，權在火。故人心志感觸，相火隨
機而動，一身氣血從而運用，流行與天地之君相火。

動四氣隨之變化而萬物生成同其機括是爲天人合一之道也。人與天地同根，故天地之陰陽卽人身之陰陽，天地之水火若人身之血氣，五行以配五臟，六氣以配六經，二十八宿以合二十八脈，日月光華猶耳目聰明，土石草木如骨肉毛髮，雷電風雨若聲息涕淚，江河湖海如血脈周流，骨節交會若分野度數，自微而著，若合符節，而一身具太極之體，爲一小天地也。所以六氣亢害則病外感，五志妄動則病內

陰陽變化微妙無窮
苟非深通經旨焉能
察識其端自古如丹
溪景岳之稱名家者
猶不能悟其至理而
多臆說穿鑿況其下
者乎

傷內傷外感之病皆由六氣陰陽偏駁所致論其變
狀殆難盡數究其綱要察其陰陽而已經云知其要
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然則察之奈何試
觀六氣之中寒爲陰邪若傷人之陽經則發熱而又
畏寒畏寒者陰邪之象也發熱者陽經之徵也若寒
傷人之陰經則但畏寒而不發熱以陰邪在陰經故
無陽象也如寒邪始在陽經不解傳裏而變爲熱邪
此陰邪隨人身之陽氣而變也若寒傷陰經而不扶

時醫不識暑必兼濕
見熱投涼使濕閉熱
伏鬱拘變脹而至危
殆觀此亦可以省悟
矣

陽救本，以至吐利厥脫，此身中陽氣隨陰邪而亡也。
又如火濕合氣名暑，人感暑邪，若稟體多火，則暑隨
火而化燥，稟體多寒，則暑隨寒而化濕。此邪之陰陽，
隨人身之陰陽而變也。又如風邪傷人，在冬令成傷
寒病，春夏時成風溫病，此邪隨時令陰陽而變也。或
冬傷寒，至春發爲溫病，此邪因久鬱而變也。或溫病
過服涼藥，變爲寒病，此因藥氣而變也。有內熱而外
反畏寒者，表陽被鬱也。有內寒而外反發熱者，虛陽

所以有君相之名

要義毋忽

發露也。以此推之，六氣之變化無窮，要必隨類隅反，察其陰陽而已。然猶必知其要者，所謂六氣變化，機權在火。如君相出令天下，皆從劉河間有見此理，故云六氣皆從火化，以寒涼藥主治，但此理止可論邪，不可論病。何故？蓋邪氣傷人，隨人稟體而化。如上所云，稟體多火，暑隨火而化燥，多寒，暑隨寒而化濕之類，故當隨病審察，或不知此而概施寒涼，豈不誤哉？況天地六氣之火，固易傷人，而人身君相之火，常相

因爲病，故東垣曰：相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此謂人身之火也。張景岳非之，云：相火，元氣之本也，豈可謂之賊？此兩說皆各有理，不可偏廢。緣君火妄動，相火熾然，卽忿慾等火也。欲動火炎，元氣傷耗，故謂之賊。內經云：壯火食氣是也。若心君安泰，相火奉令，默贊化機，陰陽和平，元氣賴以生長，故爲元氣之本。內經云：少火生氣是也。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耳。是故外感之與內傷，或寒或熱，必因人而變。虛

讀書得間如此方可
論古

各執經義一節而非
全經之理互相低悟

實陰陽參互錯綜而治法隨宜不可偏執也若丹溪
之論陰陽也謂經言一水不勝二火故云陽常有餘
陰常不足立論以滋陰爲主揆其意以六氣有君相
二火而寒水止一氣也遂謂陽有餘而陰不足張景
岳非之言世間五湖四海水多火少乃謂陽常不足
陰常有餘強引大易扶陽抑陰之言立論以助陽爲
主竊觀兩家之論皆引經據典各有見解而冰炭若
是均非陰陽至理故也若求至理所在焉有互異之

其病均也

見哉。夫六氣皆陰陽所化，豈可執枝葉之短長，卽謂根本之有餘不足乎。內經言一水不勝二火者，論痺證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也。而況君相虛名火本無二。若以跡求，用陽燧照日，則火發以錐。錐木則火出，金石相擊則火飛，煤者土類而可代薪，海中夜有火光是徧界有火，豈止二者而已。又如用方諸對月，則水流，雲興則雨降，掘地則泉湧，黃河晝夜奔流而不竭，是水亦徧滿世界也。固非水不勝火，亦非

見得徹說得透

火少水多。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不過隨感發現。如世之呼人者。呼張則張應。呼李則李應。孰爲不足。孰爲有餘乎。是兩家之說。均爲戲論。非有實義也。至于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尤當辨別。非可論醫理也。蓋易論治世之道。以陰陽喻君子小人。故必扶陽抑陰。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道治矣。然以陰陽喻小人。君子則可以小人。君子喻陰。陽則不可何則。治世者。必盡除小人爲善。若天地間。陰衰陽旺。已有亢害。

之災。如陰盡陽孤，則萬物不生。天地否塞，何有世界乎。人身陰陽，卽天地之陰陽。一體無二，故陰陽偏勝，則病。陰陽孤絕，則死。以是見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可以論治世，不可論治病也。醫之治病，必先究明陰陽之理。此而不辨，何可論陰陽哉。世有誦丹溪景岳之說者，或謂陽常有餘，而用知柏爲主，或謂陽常不足，而用桂附爲宗，皆尋枝摘葉，非可論陰陽至理也。不明陰陽至理，焉知六氣變化，不知六氣之變，則其見

應篇首而辨其體用
義理俱盡矣

論景岳其後有論易
理更詳晰也

解必至于偏、或偏于陽、或偏于陰、則論證辨治、難期
盡善、非如聖經之可萬世遵守而無弊也、欲究六氣
陰陽之理者、豈可不溯流窮源、而後知常通變、以免
偏執之害哉、羲聖畫八卦、軒岐論六氣、皆本陰陽太
極、其體則同、而易經論治世、以扶陽抑陰爲主、內經
論治病、以陰平陽旺爲宗、其用則不同也、用既不同、
豈可引易註以論醫理哉、若以扶陽抑陰論醫、則必
至偏勝之害、世俗誦景岳者、每援易說以治病、目視

醫門精義 卷一
雲漢自謂高古，不知蹈于乖僻，傷人冥冥之中，皆由食古不化，不明陰陽至理故也。

此篇當與後太極發揮、人身陰陽體用論、論景岳書、原痘論等參看，則陰陽生化之道、天人合一之理，明晰詳盡，無遺蘊矣。

或問內經法天道之秘，以六氣昭示後人，今論中云火濕二氣合而爲暑，敢問火濕二氣作何安置乎。

答曰：大凡經文，要須活看，不可固執，無如經雖昭

千古無人說破

示後人而後人之不明六氣者久矣。蓋經旨有論六氣流行之理。有論六氣爲病之理。原有區別。如云初之氣風木，二君火，三相火，四濕土，五燥金，六寒水者。論六氣流行之理也。如云風寒暑濕燥火者。論六氣爲病之理也。自古多以暑爲相火病。人莫敢違。是不知流行之理。與爲病不同。故竊謂不然。而言火濕合氣爲暑者。經旨如是耳。試觀經云。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暑與汗皆出。

勿止。蓋溫者熱之漸，陽始充也。熱者溫之甚，陽盛極也。陽盛極則陰生，象乾卦之變姤。正當夏至節令也。經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火微則爲溫，火盛則爲熱，水微則爲濕，水盛則爲寒。是故陽盛極而陰生，卽火盛極而濕生也。一陰生于夏至，其濕已動，濕雖動而當相火司令，故言後夏至日爲病暑，豈非表暑爲火，濕二氣相合而成乎？所以流行之理與爲病不同，用一暑字別之。若以暑爲相火。

病則夏至先後皆相火司令何獨于夏至日而異其名爲溫爲暑其故亦可思矣以其火濕合汗而成故病有陰暑陽暑之異或稟質陽旺或感受熱多則成陽暑病或稟質陽虛或感受濕多則成陰暑病如果暑爲相火火爲純陽何有陰暑哉其言暑與汗皆出勿止者蓋濕火蒸騰而作自汗汗出則濕去而火亦得泄或止其汗則濕壅而遏火不出變證蜂起也由是而知六氣流行與爲病

有不同，豈可徒執死句，而不活看以求理乎？蓋六氣者，卽是五行，以火爲陽，爲五行主，而有體用。

四氣相從而化，一如天下之聽命君相，故分君相二火而成六氣之名。其真一火而已，故其爲病則不能分君相，所以無君相之名，而仍稱一火。加一暑字，則與六氣流行之名目已大不同。故又申說先夏至日爲病溫，是有無濕也。後夏至日爲病暑，是火濕相合也。使知火濕二氣各爲一病，火濕

析理如是明徹，而猶不省悟，固執陳言，自以爲是，真不足與言。斯道矣。乃先生反復剖陳，惟恐人之不悟。

其見婆心懇切爲何
如哉

相。合。又。爲。一。病。名。之。爲。暑。耳。良。以。六。氣。流。行。卽。陰。
陽。之。進。退。消。長。其。偏。旺。偏。衰。之。氣。錯。雜。不。齊。如。聲。
韻。之。有。緩。急。高。下。以。故。分。爲。五。行。列。爲。六。氣。
聲。韻。之。有。節。奏。方。可。循。序。調。和。以。歸。于。平。此。聖。
法。則。天。地。而。爲。參。贊。化。育。之。制。度。也。由。是。言。

六。氣。流。行。本。來。一。貫。既。不。可。一。一。割。分。又。不。可。混。
而。無。序。亦。造。化。自。然。之。理。今。問。火。濕。二。氣。合。而。爲。
暑。火。濕。作。何。安。置。者。謂。如。竹。木。二。物。合。成。一。器。則。

竹木更不能各爲一器，故云作何安置乎。然則六氣流行，果如竹木之各爲一物乎。抑本來一貫，不可劃分彼此乎。請再思之。又問：豈不見仲景云：太陽中暍者，白虎湯主之。白虎但能清火，而無去濕之藥，則暑非必有濕明矣。答曰：甚矣。子何固。余所論者是暑氣，非謂暑病也。暑氣爲火濕相合而成。至其傷人，則又隨人果質而變。子豈不見余前論中云：若人稟體多火，自隨火而化燥乎。燥火合

氣正爲白虎之證矣。若稟體多寒，暑隨寒而化濕，寒濕合氣，豈白虎湯所宜哉？是故暑門古方有大順散、冷香飲等，辛熱之劑。又有六和正氣等，溫燥之方。又有桂苓飲，兩清濕火法，皆爲補仲景書之缺也。且如仲景云：太陽中熱者，暍是也。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言太陽中熱，又身熱而渴，是火盛化燥之證可知。故主以白虎。其前條云：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朮遲，試

讀書不顧上下文雖
多何爲

問身重疼痛脈又弦細芤遲是爲有濕乎無濕乎其脈證如此可用白虎乎抑不可用乎畧知醫理者亦必能辨矣此條仲景未曾有方良因其書殘缺之故後賢謂宜清暑益氣湯亦可以備采然書雖殘缺卽此兩條觀之一爲火盛之暑病一爲濕重之暑病病隨人之稟體變化而暑之一氣爲火濕相合而成不尤顯然可見乎旣引仲景之書爲證何故但舉次條之白虎而不察上條之身重疼

愚而好自用以其好
自用所以成其愚能
知義理之無窮則不
敢自是此舜之所以
爲大智也

痛。脈。細。之。濕。證。乎。嗚。呼。人。之。聰。明。知。識。有。限。而。事。
物。之。義。理。無。窮。所。以。古。人。孜孜窮理。白首不休。以。
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虛。心。體。究。不。敢。自。足。凡。
聰。明。博。洽。者。莫。不。自。負。自。負。必。自。用。苟。有。一。毫。自。
用。則。反。蔽。其。聰。明。不。能。徹。悟。其。理。矣。况。余。淺。陋。更。
不。敢。自。信。爲。是。偶。以。一。得。之。愚。竊。欲。發。明。經。義。聊。
補。古。所。未。備。而。以。人。微。言。輕。不。能。取。信。于。世。固。其。
宜。也。然。而。言。之。是。理。非。理。以。天。下。之。大。必。有。能。辨。

之者更望高明君子再加批駁以期大明斯道俾
開茅塞實爲幸甚若不體會至理而執一己之見
以爭勝爲能非爲明道起見亦毋勞費辭矣或
曰經文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其上
文還有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一句今子斷章取義
果能盡合經旨乎答曰嗚呼此正經文妙處欲人
隅反之意蓋謂夏至前純陽之氣則名溫夏至陰
生濕動與相火合一其氣已變則當名暑即使其

人初傷寒邪而過時發作其邪已隨時令之氣變化必當從時令而名其病先夏至名溫後夏至名暑然則其所傷本非溫暑而發作于此時者且當從時令以名病則其感溫感暑者豈反不應從時令之氣以名病乎此舉反面托正意則辭省而理愈顯且確矣惜乎後世少能領會各逞臆說辜負經中妙義者不亦多乎

又問論中云燥金之氣由風寒風熱所化考靈素越

人仲聖無此明文想必有所本而論請示之

此篇當與太極五行
發揮及論景岳書末
篇參看則陰陽升降
變化之道可洞悉也
良由先生學充識精
故能息之深深達之
覺覺使然豁然心
目毫無障礙尤能于
內經及傷寒論中古
來多少名家所不能
註解者獨開法眼明

答曰此言六氣由陰陽變化而得名原是經中秘
旨而不易領畧耳竊恐世之論六氣者或作六種
之氣如物之各爲一物則不能會通其理矣而不
知名雖有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陰陽之
進退太極之一動一靜而已夫太極動而生陽則
陽進陰退動極則靜太極靜而生陰則陰進陽退
靜極則復動循環無間也陰陽者太極之用也太

白註解其開人驚
神益後學寤有涯
決

極者。陰陽之體也。進者。其氣進長。發其生化之用。退者。其氣退縮。歸其太極之體也。自靜極而動。則一陽生于至陰之下。☵名其節曰冬至。謂當冬令陰極之際。而一陽復至也。陽生于下而漸進。則冲激在上之陰。而陰寒愈厲。故冬至後天更冷。而有小寒大寒之節。此時已二陽生于下矣。☱陽氣漸進而微動。則爲風。名曰風木。象木之萌芽也。故風爲陰中之陽。而風木之氣。從大寒節始也。既而至

解君相二字精當之極

于四陽下生、☰則陽旺陰弱、暖氣冲融、如火始燃、名曰君火、君火之氣、始于春分節也、既而六陽皆出、☷陰盡歸藏、如火發燄、名曰相火、相火之氣、始于小滿節也、火之始燃、其體則靜、象君之神明、端拱南面、無爲也、火之發燄、其用斯張、若相之出其經綸、利濟天下也、故當此時、萬物茂盛、而太極動極則靜、一陰生于至陽之下矣、☷名其節曰夏至、謂當夏令陽極之際、而一陰又至也、陰生于下而

漸進則冲激在上之陽而陽燄愈熾故夏至後天更熱而有小暑大暑之節此時已二陰生于下矣
☳陽盛于外陰長于內故暑爲陽中之陰夫陽氣微動則爲風陽氣既旺則爲火陰氣微動則爲濕陰氣既旺則爲寒二陰在下陰氣尙微四陽在上陽氣猶旺然陰氣雖微而日進故濕氣上蒸名曰濕土謂濕由土中而升與雨濕之自上降者有別也濕土之氣雖始于大暑節然當相火司令時一

變化之妙皆出陰陽
自然之性非聖人設
卦垂象安能明其理

陰已生于下而濕早動至二陰生時濕盛上蒸三
陰生時☵陰陽兩平各守其位故熱輕濕斂然猶
名其節曰處暑謂當此處猶有餘暑也由是觀之
益可見暑爲火濕合氣而成也既而至于四陰下
生☵二陽在上則陰旺陽微矣微陽上動爲風盛
陰下凝爲寒故濕收而反化燥名曰燥金燥金之
氣始于秋分節也蓋陰陽進退旺者操權微者從
之而化陽性動而施泄陽旺則陰從陽之施泄而

哉。然又難與質質者
道也。其風寒風熱合
而化燥原由陰陽偏
勝所致。故言其變則
有六氣之名。究其理
不過陰陽進退而已。
天地陰陽之氣有常
變。而人身之氣必相
應。知乎此而後方可
言醫。

其所以名風所以名
燥皆各有妙理千古

散。漫。化。濕。陰。性。靜。而。翕。闔。陰。旺。則。陽。從。陰。之。翕。闔。
而。凝。斂。化。燥。故。如。季。冬。之。二。陽。在。下。四。陰。在。上。風
動。于。下。寒。凝。于。上。其。陽。從。陰。而。化。燥。則。水。冰。地。坼。
特。因。陽。氣。漸。進。以。進。者。爲。主。故。不。名。燥。而。名。風。也。
仲。秋。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風。動。于。上。寒。凝。于。下。亦
陽。從。陰。而。化。燥。故。萬。物。堅。干。以。陰。氣。漸。進。爲。主。故
不。名。風。而。名。燥。也。又。如。仲。春。之。二。陰。自。上。而。降。則
多。雨。水。季。夏。之。二。陰。自。下。而。升。故。多。蒸。濕。觀。此。尤

無人領會而先生獨
得妙解非具夙根親
承軒岐之教者豈能
若是乎

天地陰陽由升降而
變人身陰陽由強弱

可見陰陽升降變化燥濕之理也。仲春陽旺于下而上進，則漸暖，遇雨則冷，以陰冒于陽也。仲夏陽旺于上而漸降，反多熱，以陰氣上逼也。陽氣旺而微陰冒之逼之，則鬱勃奮發而爲雷，故春夏多雷。自陰陽兩平，以至陰旺，則陽漸伏藏，不能奮發，故秋冬至春初無雷，偶或有之，由客氣之偏所致也。知此，亦可辨驗人之受邪，自上自下之異耳。但此言陰陽進退之氣也，若人身中陰旺則多寒，能受

而變故同中有不同
正見陰陽變化之妙
豈淺陋所能測哉

六合之內萬物之理

熱藥陽旺則多火能受涼藥陽虛則易生濕陰虛則易變燥又自不同故六氣流行與爲病固當區別而人之稟質各殊其變化莫可窮盡矣凡物遇濕則腐遇燥則堅堅者莫若金所以燥氣名金也當此之時二陽上動爲風或遇客氣之二火加臨則涼風變爲熱風然四陰下旺凝而不動不能從陽化濕而熱風上冒更益其燥故予云燥氣由風寒風火所化正是經中秘旨也既而六陽歸藏

不出乎易按易理而論陰陽六氣之變化是爲不易之定論

散之則萬殊合之爲一本

陰盛如水則涼變爲寒名曰寒水寒水之氣始于小雪節也六氣既周而成一歲之序由是觀之則六氣本陰陽所變化其名雖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陰陽進退太極之一動一靜而已經論雖無明文而義理未嘗不在其中良以醫經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有二理哉且六氣流行與爲病經旨原有區別而人多忽之卽如燥金流行之氣則列于秋至其爲

病則秋時固多燥病，亦有風寒濕火之病，卽非秋時，亦有燥病，如風寒風熱之所化也。其所以然者，主氣有常，而客氣變換，以客加主，參差錯雜，則變化出矣。蓋主氣出于地，地靜而不動，其氣升降而有常，客氣降于天，天動而轉旋，其氣運行而變換也。然總不出陰陽進退偏旺偏衰之理耳。孟子曰：可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內經列六氣，亦不過示人規矩而已。夫濕土旺于四季，而主于中，按照流

先夏至病溫後夏至
病暑人多不能領悟
其旨先生示以卦象
關發靡遺遺成鐵板
註脚諸家之論可廢
矣

行次序在大暑節交濕土之氣得六十日有奇其
實旺氣用事亦不過十八日經以六氣配一歲之
序則不得不然究其陰陽進退之機則濕已動于
夏至陰生之日其時正猶相火司令而濕動氣變
故經特表明言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
暑後世不明經旨死守規矩因相火司令遂以暑
爲相火病殊不思夏至前亦相火司令何以又名
病溫乎既而執泥不能融會遂亦不察土旺四季

而以濕土之氣行于秋令、乃有秋之前半截傷濕、後半截傷燥等臆說、實足令人捧腹、蓋以歲時驗之、夏至後潮濕大盛、其時相火司令、尙有一月、立秋後潮濕卽收、其時濕土司令、尙有一月、由此觀之、則不相應、豈可推乎、若按陰陽進退之理、以審氣候、如合符節、蓋五月夏至、一陰生于下、陰弱陽旺、則陰從陽而化濕、七月立秋、三陰生于下、陰陽兩平、各守其位、則不化濕、而潮氣卽收、八月四

陰下生陰旺陽弱、則陽從陰而化燥矣、故經言夏傷于暑、則火濕二氣已括于中、其言秋傷燥、冬傷寒、春傷風、則四時六氣、義已完全、如是參究各篇經文、互相印證、自可灼見不易之理也、又如今年夏至前、非常酷熱、夏至後六月反涼、立秋後又熱、與往年大異、何也、蓋今年丙戌、寒水司天、夏至前六陽盡出、恰遇寒水客氣加臨、盛陽被遏、不得宣泄、人在氣交中、故覺非常之熱、迨夏至後陰生于

由其明于陰陽升降

之理、主客常變之道

故其論天時氣候、確

鑿不易、非固執死句

者所能知

下而陽漸退，則寒水客氣乘勢而下，故六月反涼，至立秋後，三陰下生，陽氣更退，何以反熱，因寒水客氣已退，風木客氣加臨，雖止三陽在上，而風助火勢，陽氣復振，故反熱于六月也。由此觀之，主客六氣流行，必當參合陰陽進退之理，則固有確然可驗者，或固執不能融會，雖熟誦經論，亦何益哉。又問論中云，或冬傷寒，至春發爲溫病，此邪因久鬱而變一說，亦出于程郊倩周禹載而起，是否邪之久

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扣之以小者則小鳴尤能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婦亦可與知與能先生真善于說法者矣

鬱而變耶

答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身之氣、與天地貫通、若魚之在水也、天地陰陽之氣有偏、或致阻遏、人身之氣不調而病、如魚之遇穢水也、夫氣機既窒、則陰鬱而成痰涎、陽鬱而變壯火、其所感之邪、因鬱而變、實有多端、莫能盡悉、或隨人身之氣而變、或隨時令之氣而變、或隨感而變、或久鬱而變、或竟不變、均無一定、大抵由人之稟質、陰陽強弱

變化由于陽性之動
故曰動則變，變則化

不同、邪之感受、輕重不一、故參差如是也、卽如傷寒傳裏變熱、此邪隨身中之氣而卽變者也、如寒入陰經而卽吐利厥逆、此邪之不變者也、如或久伏不發、因時氣觸引而病、此邪隨時令之氣而變也、以此推之、難以盡述、夫寒爲至陰之邪、且能鬱而變熱、則彼五氣更可知矣、經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劉河間言六氣皆從火化、良以風火爲陽而性動、或遇拂鬱、則各氣從之而變化也、又問、經云冬

先聖固已言之矣世
皆誦之而不識何哉

傷于寒、春必病溫、是言伏氣爲病、後世作冬傷寒
邪、伏藏至春發爲溫病、是亦穿鑿、試觀四氣調神
論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逆之
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又曰逆冬氣、則少陰
不藏、腎氣獨沉、與冬傷于寒、同義互發、大抵爲本
身之氣受傷、則伏邪當作伏氣爲是、蓋經統論其
理、原屬渾融、不可穿鑿也、答曰、詳冬傷于寒、春必
病溫語意、屬于外感、調神論所云、屬于內傷、如云

讀古書一章一節

一字一句必當細細

深玩方能領悟言外

之意外之言貫串

明通落無障閼若幽

圖讀過是前後漏

義必多觀答問數條

冬不藏精是也、各有義理、未可同論、卽以兩處經
文比而觀之、彼曰冬傷于寒、春傷于風、此曰逆之
則傷腎、逆之則傷肝、夫傷寒傷風豈非外邪之病
乎、傷腎傷肝豈非內傷之病乎、經旨原各不同、文
義如是明顯、而不循理直解、反欲索諸隱僻、是道
在邇而求諸遠、惑之甚矣、又觀生氣通天論云、春
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而至冬傷于寒、春必
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一節、旣曰邪氣留連、又

益見先生學識兼到
彼管窺蠡測者能不
退避三舍乎

曰四時之氣更傷五藏、則尤確指外邪爲病矣、豈
可與調神論之論內傷者混而不分、將使後學作
何準則乎、且言伏氣爲病、不如言伏邪爲病切當、
何也、蓋氣者邪正之總稱、醇和者名正氣而養人、
駁雜者名邪氣而病人、能病人者皆當名邪、不獨
天地之氣爲然、卽如七情妄動、人身元氣因而化
火爲病、卽名邪火也、若言伏氣爲病、則天地人身
之氣皆流行不息、又何能伏乎、况人稟天地之氣

以生、賴天地之氣以養、則氣豈能病人乎。其病人者、必是駁雜邪氣可知。始感時本元未困、則邪伏不覺、既久而邪勢鴟張、則病發矣。余故曰、不如言伏邪爲病切當也。

又問論中相火寓腎一語、雖古今論之鑿鑿、竊謂無異議乎、抑確有其寓而非寄于腎乎、

答曰、君火相火同出先天渾元、渾元既判、而爲陰陽卦象、乾南坤北、陰陽相交而變水火、卦象離南

不泥法象不圍舊說
非見道者不能

亘古所未道是故君
火爲體相火爲用而
用從體發尤可灼見

坎北離象人之心、坎象人之腎、自古謂相火寓腎者、指坎中一陽也、然觀象則然、論理未盡然也、何故、蓋雖有君相之名、而實止一火、不過有體用之分耳、當寂然不動時、惟靈光炯炯、一無所爲、則但有君火、實未見有所謂相火也、若七情乍動、相火立現、如欲動則外腎舉、怒發則肝氣逆之類、難以悉數、是相火隨君火而動、無處不到、則又不可鑿言在腎也、更如寐中、君火下潛、而子後陽興、則隨

天人合一之理也

見其用不識其體則
尋枝摘葉而治病莫
知綱要矣

天地之陽而動、可見其與君火同出先天渾元者
也。嗚呼、由此觀之、相火之來歷、寓止從可想見、究
其本體、實止一火而已。後世不察、又分雷火龍火、
名目愈多、益滋繁惑、是見其用有多般、而不識其
體一也。

又問、論中有土本先天太極之廓一句、余遍考黃庭、
契同、悟真、及羣仙記載所及、皆曰說到先天一字無、
則此土從何而基、乞統示之。

答曰、此說已先有疑而問者、其義已詳太極五行發揮矣、至于仙家作用、從後天施功、逆返先天、故云說到先天一字無、其先天到後天一段事、置而不講、但言虛無生一氣、一氣產陰陽、陰陽變三物、三物生萬物而已、故人未知其詳也、自後天而返先天、既有去路、則必有來路、來去雖不同、而同歸一路、所以有形生于無形、同出一源、先天轉爲後天、卻非二理、故後天之土、反爲先天太極之廓也、

太極五行發揮

前篇六氣陰陽論中云、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爲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世多疑之而問曰、先天太極、渾然無形、自天一生水、至第五方生土、則太極信爲五行之廓、乃反以土爲太極之廓、得非悖于理歟、答曰、太極爲五行之廓、其理顯而易見、土爲太極之廓、其理微而難知、無怪乎駭人耳目也、夫太極爲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爲太極之廓者、

十句包括一部易經

夫下士聞道則大笑
之世重名利而輕性
命雖竭精疲神甘之
如飴驛語以生成妙
道焉得不駭人耳目
哉

成物之道也。以無形該有形，則太極爲五行之廓，以
有形該無形，則土爲太極之廓矣。理氣有迴環，故生
成有順逆耳。試觀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陰陽相交而
分四象，四象互交而成八卦，八卦交易而成六十四
卦，則陰陽變化之道盡矣。何故又以四象加土而構
五行，爲因六十四卦備論陰陽變化之用而畧乎體，
惟五行則陰陽體用俱該，而萬物生成之道盡在其
中，何以見之。蓋五行者，卽太極之一氣化而爲五



流行不息，故名五行。五氣流行，生成萬物，故物物稟五行之氣，而物物具一太極。太極無形，以無形之氣生有形之物，則太極爲五行之廓。及其成物，則無形之氣寓于有形之中，則土爲太極之廓矣。自無形而至有形，則分爲億萬太極，而莫可數計。自有形而歸無形，則仍爲一箇太極，而渾然難名。此太極神化之妙用也。然則五行有形，而太極無形，無形寓于有形之中，何故獨以土爲太極之廓乎？蓋水火木金各得

一偏之氣、故各應東西南北、各主春夏秋冬、惟土則通貫四行、而居中、故獨爲太極之廓也。萬物由五行化生、而四行皆稟氣于土、則土所以又爲萬物之母也。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卽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卽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卽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

其成物則土爲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卽寓于中矣。若夫天一生水至五而生土者此表陰陽生成之道以數之奇耦相配也。若僅作先後次序解則失其旨矣。試思五行相生自水生木而至土土生金金又生水如環無端孰爲先後乎。蓋奇數爲陽耦數爲陰。生數盡于五成數盡于十十之後仍起于一循環無間。故陰陽生成之道周流不已也。所云天者太極先天渾然不可名狀太極動而生陽陽者一也爲氣氣中

含水、陽生陰也。故曰天一生水、卽太極靜而生陰也。一既生水、陰陽判矣。陽氣上浮爲天、陰精下凝爲地。名後天也。陰精下凝而含火氣、故曰地二生火。夫生數盡于五、則成數始于六。生于陽者成于陰、生于陰者成于陽。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六爲老陰、老者謂其爲陰之母也。陰生陽、老生少。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而七爲少陽。陽又生陰。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而八爲少陰。陰又生陽。而少者老矣。故地四生金、天

九成之、而九爲老陽、蓋一陽生于太極、故至九而老、
一生水、水爲陰之母、而成于六、故六爲老陰、老生少、
故八爲少陰、天一之陽、如芽始萌、至七如少壯、至九
如老幹、亦如人物之老而成實也、陽動則陰隨、故一
陽動而水生、生良以陰陽互根于太極、故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陰已生矣、陰陽相生、則四象具、而配
四時、以成造化、造化既成、生理周矣、必返乎本、故天
五生土地十成之、是返太極之本體也、余故言八卦

主中有太極之體在
則土爲太極之廓矣

一經道破理固顯然

又何疑哉

但明陰陽之用而五行則陰陽體用俱該萬物生成之道盡在其中由是而知水火木金之能生成萬物者全賴土之融洽乎中也土之所以能融洽四氣者以土中有太極之體在也是故陽數盡于九陰數盡于十則仍歸太極之體既歸以後則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循環不息故萬物生化無盡也試觀洛書象止于九表陽成之數也河圖象止于十表陰成之數也陰陽生成之數全則太極之用盡而復歸乎體也

故十之後、仍起于一、一卽十、十卽一也、百千萬億、亦卽一也、一者、乾之元陽也、七者、乾之少陽也、九者、乾之老陽也、故乾卦有三奇、洛書體圓以象天、故曰乾爲天、六者、坤之母陰也、八者、坤之少陰也、十者、坤之至陰也、故坤卦有三耦、河圖體方以象地、故曰坤爲地、而元陽育于至陰之中、故言十卽一、一卽十也、而十後起一者、卽太極再動而生陽也、亦卽復卦☱之元動于至陰之下也、自復而至乾卦☰者、表重陽

曾波疊浪妙義無窮
又同轉環若天衣之
無縫

之象也。經曰：重陽必陰，故乾以後而變爲姤。☱陽極則陰生，太極動極而靜也。自姤而至坤卦☷者，表重陰之象也。經曰：重陰必陽，故坤以後而仍爲復。陰極則陽生，太極靜極而動也。斯陰陽進退消長，卽太極之一動一靜也。是故返而究之，則☳止有三，☵止有一。奇中有耦，耦中有奇，奇耦合璧，無非一箇太極。渾然不可名狀者也。太極初判而爲陰陽，卦象乾南坤北，稱爲先天八卦。謂此卦體卽是太極。太極在天地

之先、故名先天、非謂乾坤爲先天也、陰陽交而生水、火、卦象離南坎北、稱爲後天八卦、謂此卦象成于天地交泰以後也、自天一生水、至天五生土、而五行始生、則太極爲五行之廓、自天五生土、至地十成之、則五行成質、水火木金各主一方、土貫四行而居中、則太極渾然之氣、寓于形質之內、豈非土反爲太極之廓乎、形質旣成而爲物、故物物具五行太極、而分爲億萬無數之太極、生理旣周、必返乎本、則形質消散、

而渾然之氣復歸大冶仍爲一箇太極嗚呼此太極之神化豈不微乎妙哉或泛泛于文字間而未悟其理無怪乎一聞土爲太極之廓則駭然以余言爲悖理也或又謂天一生水故萬物先生水竟將天一之一字作第一之一會矣而不知水從氣出太極動而生陽陽氣動而水始生一者爲奇是陽也非第一之謂也試觀春夏陽亢欲雨必先發雷秋冬陽降無雷亦必地氣動而燠暖則雲騰而雨又如人之怒極則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苟非悟道誰能
無惑

悲淚隨至皆爲陽動水生之徵亦爲格物之道也問
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則太極之用盡而復歸乎體
既歸以後則又動靜而生陰陽然則五行既已成質
太極渾然之氣寓于形質之內何以見又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耶答曰若非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物
之小者何以能大而又生子人之幼者何以能長而
又生人乎夫形質雖有生成消化之變遷而生生之
氣何嘗一息之或間哉當知萬物化生雖出陰陽五

更上一層樓

性理精微原非俗學
所能窺測徒情博洽

行之陶冶實由渾元一氣之轉旋氣凝而成質質消
還爲氣氣無形而質有形者後天萬物也無形
者先天太極也先天後天所以生化不息者蓋有主
宰之理存乎其先也朱子所謂性卽理也天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已此天字
指太極先天爲陰陽所從出故云天以陰陽五行非
謂天地之天天地爲兩儀卽陰陽也後世淺見或謂
朱子所云性卽理爲非而不知在天爲理賦物爲性

肆議先賢是亦妄人而已今爲剖析明如指掌不獨爲朱子功臣誠可解後世之惑

同。出。而。異。名。耳。自。先。天。而。降。于。後。天。則。爲。命。一。如。君。命。之。下。逮。故。曰。天。命。之。謂。性。蓋。言。此。理。自。太。極。先。天。下。降。而。賦。于。人。則。謂。之。性。也。故。朱。子。言。命。猶。令。也。性。卽。理。也。是。以。先。天。名。理。後。天。名。性。命。者。統。先。後。天。而。言。也。若。論。生。化。之。跡。則。氣。在。形。先。而。理。又。在。氣。先。究。其。極。則。本。末。一。貫。而。又。難。分。先。後。也。形。質。雖。萬。殊。而。理。氣。則。一。是。故。有。形。生。于。無。形。同。出。一。本。先。天。轉。爲。後。天。非。二。理。也。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非。喻。言。也。

是實理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乎事業，美之至也。此表人爲萬物之靈，具太極五行之全體，衆人或蔽于私，而不克全其所賦，惟君子稟中正土德，通達乎天賦之理，而克全太極之體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以萬物盡出于太極，而我具太極之全體，則萬物之理皆備于我矣。萬物備于我，則美在中，而暢于四支，發乎事業，豈不美之至哉！夫黃者土色，中者土位，以土居太極中。

得黃中通理四字
的在不移

在天名理氣賦物名
性合理氣爲先天性
合爲後天題目發揮
已盡

正之位卽爲太極之體所在而土實通乎主宰太極之理故曰黃中通理也自理而太極陰陽五行以至于土土又上通乎理此卽本末一貫之道也人稟太極之氣爲命理爲氣宰故性爲命之主也由此觀之則土者上徹先天下貫後天融會性命而爲太極之廓萬物之母豈不重哉或曰易註言正位居體是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今子云正位居體卽爲太極之體所在果合經旨乎答曰註疏以陰陽

消長、喻世道盛衰、故推事義以釋經、余論太極五行之理、自有不同、試思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既中且正、豈非謂土德通乎天理、而居太極之正位、卽爲太極之體所在乎、蓋卦以乾爲天、坤爲地、故又以乾比衣、坤比裳、以表上下之象、非謂其有尊卑也、然就吾人居處觀之、天在上、地在下、若究其極、則天氣轉旋、包乎地外、地居天中、凝而不動、其形如卵、固無所爲上下也、昔賢論之詳矣、卦以上下分乾坤、余以黃中證

太極各有義理所在也。且論易者，必謂陽尊陰卑，而當扶陽抑陰，是論治世之道也。治世必以正人爲先，故以陽喻君子，陰喻小人，而當扶陽抑陰。乾坤爲陰陽父母，以乾比君德，坤比母儀，而世之最尊者惟君，故言陽尊陰卑，非聖人畫卦意也。卦表陰陽進退消長之象，以明萬物生成變化之理。夫一陰一陽之爲道，則陰陽貴平，非固有尊卑，而當扶之抑之也。朱子云：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等，早

不是伏羲之意、及孔子純以理言、而作繫詞、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由是觀之、竊謂夫子、不過據象以明理、語渾意深、包括甚廣、不僅爲逐爻釋字義也、朱子又云、學者讀易、于言上會得者、淺、于象上會得者、深、可見易理之源、在象、象者、尙無文字、語言、況執一字一句、安可論易理哉、問曰、五行相生、謂由太極之一氣流行、然又相剋者、何也、答曰、相生者、各以生氣相助也、剋者、制也、五行相生不息、亦如緣木而求魚也、

亦水立珠得之象、固則泥象者、猶失之、况欲在字句上求易理、亦如緣木而求魚也、

倘無節制。則但有發泄而無歸藏。則生氣竭矣。故水火木金各相節制。而春夏秋冬自成生長收藏之造化。然賴土之一行融洽乎中。以成四行之功。故土旺于四季而爲春夏秋冬交接之過脉也。假如木生火。火太過。不但剋金。木亦自焚。陰符經所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剋是也。水能制火以生木。故火太過則當益水以濟之。餘可隅反矣。所以水火木金各偏一氣。全賴土氣通貫融洽。使之相生相制。以歸于平。則無偏。

勝之害、稍或參差、卽有太過不及、而勝復之變出焉、
五行參差、則陰陽偏駁、而天地生亢害之災、人物嬰
非常之疾、故內經論五行勝復之道甚詳、又曰、必先
歲氣、母伐天和、教人防患于預也、問曰、數起于一、止
于十、故天干之數十、而地支有十二、何也、答曰、此表
陰陽五行相生相成之理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則
生者始于天、故曰天干、成者始于地、故曰地支、干者
杆也、支者枝也、謂始生杆、而終成枝也、蓋甲爲陽木、

陽生陰、故乙爲陰木、陰生陽而木生火、故丙爲陽火、
陽生陰、故丁爲陰火、陰生陽而火生土、故戊爲陽土、
陽生陰、故己爲陰土、陰生陽而土生金、故庚爲陽金、
陽生陰、故辛爲陰金、陰生陽而金生水、故壬爲陽水、
陽生陰、故癸爲陰水、陰水又生甲之陽木、故天干十
也、水火木金、性各相反、以土居中、融洽四氣、使五行
相生、相生者、謂彼此和協其生氣、若相養相助之意
也、非謂木必從水生、火必從木生也、若以木必從水

生則木固生于土、如水過盛、木反萎矣、若以火必從木生、則石中之火、又從何來、此別有妙理、非片楮能盡、余于六氣論中言水火徧滿世界、已發其端、請格物者試思之、若五行始生、本太極一氣所化、及五行成質、而土貫四行、如亥子水也、貫以丑土、乃成寅卯木、貫以辰土、乃成巳午火、貫以未土、乃成申酉金、貫以戌土、乃成亥子水、故地支有十二也、以是見五行之相生相成、實由土之融貫使然、已不可執泥木從

引而不發、非故隱也、以非言語所能形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理安在、惟人神悟而已、

確據可證非同臆說

水生、火從木生之說、而況更有妙理具于中乎、夫天
一生水、地二生火、可見火固非從木生也、地二生火、
亦不過言其發現之序、猶未明其所以然之妙理也、
若土之能融貫四行者、以土中卽太極之體所在、益
可見五行由太極一氣所化也、曰天一生水、是陽動
而水生、則五行始于水也、今天干始于甲木、何也、答
曰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一之天、是太極先天、天三
之天、是已分天地、爲後天矣、後天之陽始生木、天干

表後天之理，故以甲木爲始也。曰：地支起于子，何也？
答曰：乾之元陽，育于坤之至陰，故甲之陽木，孕于亥
之陰水，既生，正與子之陽水相配，故首甲子而終癸
亥也。曰：又有所謂甲己化土者，何也？答曰：試觀草木
自萌甲而枝葉花實，逐漸變化，胎卵濕生亦然。良由
陰陽五行之氣所變化也。以陽遇陰，陰遇陽，皆相從
而化，猶如男女構精，又生男女之理也。故甲之陽木，
遇己之陰土，則化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金生水，故

丙辛化水，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火，是陰陽又生陰陽，五行又生五行，此物理之所以生化無盡也。夫天干有變化，而地支無變化者，以天道動而轉旋，動則變，變則化矣。故物之生成由地氣，而變化由天氣，但天地陰陽本一太極，雖生化無窮，而又不能分析。如天爲陽，地爲陰，而天中又有陰陽，日月是也，地中又有陰陽，水火是也，日中可取火，月中可取水，則日月又爲水火之父母，陰陽之精氣也。故

天體雖包地外，而氣貫地中，升而爲雲，降而爲雨，斯卽變化之徵，以見天地陰陽互根互交而不能分析者也。曰：然則地支無變化，而有沖合，何也？答曰：地道靜而不動，故十二支限于方隅，而無變化。其沖合者，以位相並則合，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爲六合也。位相對則沖，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爲六沖也。此占家用驗吉凶，無涉于醫，故內經不論蓋水火木金，位相對而性相反，故沖剋也。辰戌丑未，位

亦相對、因水火木金之冲而冲者也、然水火木金雖賴土氣融洽、而土性凝滯、亦藉水火木金之冲動、而後能隨天氣之變化以爲變化、得成生物之功、此干支雖表後天陰陽生化之道、亦莫不由太極之一動一靜。余故曰、先天轉爲後天、非二理也、不亦信哉、

元按東垣本內經脾胃論、推廣其義、而立補中調中等方、吳門葉天士言脾陽宜升、胃陰宜降、東垣詳于治脾、略于治胃、乃設通補陽明、滋養胃陰等

法補東垣所未備、兩先生誠見土爲萬物之母、後天之根本也、今觀先生土爲太極之廓一語、又爲亘古所未聞、直溯夫先天性理、而闡河洛羲易之蘊、發揮陰陽五行生成變化之妙、殆無遺義、如示諸掌、嗚呼、今而後始知土之爲土、乃吾人性命之源、顧不重哉、苟悟其旨、則昔人補脾不如補腎、補腎不如補脾等說、皆爲蛇足矣、

人身陰陽體用論

此篇須與第四卷原
痕論參看

人生與天地同根、陰陽之理、原無二致、但各具一形、若不察其體用、偏勝厚薄之異、焉能識其遷流變化、以至疾病之因、故不可不究其源而詳辨之、當人賦形之初、一靈孕乎太極、而主宰于中、所謂性也、太極者、渾然一氣、所謂命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既判、太極混焉而不見、雖不可見而實不離、陰陽之中、乃爲陰陽之體耳、陰陽動而爲寒熱、變而爲血

渾然之體卽命蒂也
必氣定息微返觀內
照而後有覺學道者
方能非常人所知莊
子云至人之息以踵
比之謂也

氣動而變者皆陰陽之用也。陰陽之體兆于賦形之先。故名先天。陰陽之用以成血氣形質。故名後天。原其體則渾然而莫可形容。論其用則遷流變化生生不窮。以其生化遷流而有屈伸進退。故人稟質各有偏勝強弱之殊。或有陽勝陰弱者。或有陰盛于陽者。或有陰陽兩弱者。或有陰陽俱盛者。如內經云。太陽少陽太陰少陰等人。推而廣之。類雖悉數。以陰陽之用變化萬殊。故賦形各異。若究其體則渾然者固無。

不同以故用雖偏勝而仍各遂生生之道也。體有厚薄則用有強弱而壽夭不齊。體有清濁則用有明昧。而賢愚不一。是以變化參差莫可窮盡也。夫醫爲性命所系治病之要首當察人體質之陰陽強弱而後方能調之使安。察之之道審其形氣色脈而已。形氣色脈內經論之詳矣。然未窺其蘊者莫得其端緒。諸家方書但論病證方藥而察形色以辨陰陽之要者多略而不講。無怪後學執成方以治病每不能合因。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臨證者猶當推類隅

反不可膠柱鼓瑟

其病雖同而人之體質陰陽強弱各異故也。雖丹溪畧舉其概，葉氏醫案每論其端，而散見各條人多忽之。今述其大畧，由是類推審察，則論治製方稍有準則也。假如形瘦色蒼，中氣足而脈多弦，目有精彩，飲食不多，卻能任勞，此陽旺陰虛之質也。每病多火，須用滋陰清火，若更兼體豐肌厚，脈盛皮粗，食啖倍多，此陰陽俱盛之質，平時少病，每病多重，以邪蓄深，久故也。須用重藥，如大黃芒硝干姜桂附之類，寒熱之

藥彼俱能受、以稟厚能任削伐、若用輕藥、反不能效也、如體豐色白、皮嫩肌鬆、脈大而軟、食啖雖多、每生痰涎、此陰盛陽虛之質、目有精彩、尙可無妨、如無精彩、壽多不永、或未到中年、而得中風之病、每病雖熱、邪藥不可過寒、更傷其陽、陽微則防其脫、熱退須用溫補扶陽、若更兼形瘦脈弱、食飲不多、此陰陽兩弱之質、倘目有精彩、耳輪肉厚端正、其先天尙強、神清智朗者、反爲大貴、若目無彩、神氣昏庸、必多貧夭、凡

陰陽俱弱之質、常多病、卻不甚重、亦不能受大補大瀉、大寒大熱之藥、但宜和平之味、緩緩調之、此大略也、若論其變、則有陽旺陰弱之人、而損傷陽氣者、宜先扶陽、而後滋陰、陰盛陽虛之人、而有傷陰者、宜先滋陰、而後助陽、斯當隨時審察、不可拘執、與後虛損論互參其理、自可類推、不能盡舉也、若夫丹溪所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景岳之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者、固非陰陽之體、亦不可論陰陽之用也、何故、陰陽

之體，渾然一氣，莫可形容。陰陽之用，雖有屈伸變化，而參差不齊，常者不變之謂，人之體質，或偏于陰，或偏于陽，原非一定，豈可謂之常乎？故兩說若冰炭，皆非至理也。如曰：陽或有餘，陰或不足；陽或不足，陰或有餘，庶幾近之。然兩家之論，雖非陰陽至理，而實各發明經旨一節，有補前人未備之功，故不可偏執其說，而亦不可偏廢也。何以見之？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此謂人身

陽氣若天之藉日而光明，萬物賴陽和以生長。如或失調，使陽氣失所，猶如雲之蔽日，其象慘淡而不彰，則人之壽命不永。故景岳發明其義，以平日閱歷見解，備論陰病似陽，格陽戴陽等證，以補前人所未備而成一家言也。通天論又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則辟，積于夏，使人煎厥。此陽者，即人身君相火也。煩則君火擾動，勞則相火鴟張，精即水也。陽火鴟張，陰水日耗，而幾于精絕。其偏僻之氣，積至夏令火旺之時，

內熱如煎，氣血鬱勃，營衛失度，陽和不循四末，而手足常冷如厥，若俗稱干血勞之類也。故丹溪謂五志妄動，皆屬于火，火熾水耗，元氣不司運化，津液變爲痰涎，所以言陽常有餘，百病皆生于痰，而以滋陰化痰立論，發明其平日閱歷見解，以廣經義，成一家言也。然此節經旨，原與上節對待互發，使人合參，以救陰陽偏勝之病，兩不可偏執而偏廢。故經又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可見終歸陰陽和平，方爲至理。乃景

岳是已論而非丹溪則未嘗理會下節經旨而忽陰平陽秘之道不覺自蹈于偏也學者豈可不察乎是故陰陽之道本無有餘不足而人之稟賦不齊者以其用之流行各有偏勝究其渾然之體則一也若不明先天後天陰陽體用之理或言有餘或言不足而互相牴牾不亦重增後學之惑哉

天人一理同出太極之源故陰陽之體則同用之流行參差不一故偏勝各異藥石止能理其用不

能助其體、故壽夭由體之厚薄、稟于有生之初、然
用有偏勝、而至于偏絕、則體亦不能存、如患病誤
藥之類、不能盡其天年而死也、其學道之士、息心
內觀、以復其初、則保固陰陽之體、故可益壽而全
其形神、內經論之詳矣、陰陽之體、惟以神會、莫可
形求、故非有形藥餌所能滋益、世之妄冀延壽者、
從事于服食燒煉、乃舍本逐末、或反致促命者有
之、可憫也、然常人心志擾擾、欲行內觀之法、其氣

不能和平調達、則神明不安、必有躁擾之患、須先用藥以調氣血、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虛谷自評

傷寒傳經論

傷寒傳經自古紛紛衆論，多爲臆說惑人，未見有盡善者。蓋爲素問與仲景之論，辭若不同，而同歸一理。不求理之所在，而率憑臆說，反乖經義矣。要必先知元氣運行方知傳經之道耳。原夫人身陰陽之氣，互相爲根，流行不息，升降出入，合乎天地造化而一身具天地之體也。軀殼周外，臟腑居內，陽氣根于陰而固外，陰氣根于陽而守內，氣之發源名陰陽及其流

行分營。衛營氣爲陰，起中焦而行脈中，衛氣爲陽，起下焦而行脈外。緣陰陽二氣同出，命蒂命蒂卽渾元太極也。爲呼吸之根，陰陽旣分，氣行各異，所入穀氣亦各隨之變化。經曰：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此言穀氣之清濁也。以清升濁降，故穀氣之清者升中焦，隨營氣流行而化爲血，濁者降下焦，隨衛氣流行而變成肉也。仲景曰：呼吸者，脈之頭也。而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是故營衛二氣雖循行內外，實根于呼吸。呼吸

由命蒂發源表裏陰陽本來一貫形從氣生氣藉形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靈樞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

穀爲寶

此言營氣藉助于穀氣也

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

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此

穀氣之精者行于經隧即是其清者爲營營行脈中也

故氣從手太陰出注手

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足太

陰合上行抵髀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

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頤內注目內眥上顛下

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下注臆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胆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顛顛之竅究于畜門畜門需考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

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按此詳營氣流行之序以手太陰經脈起中焦營氣亦起中焦故自手太陰始自陰而注陽復從經脈注于臟腑出入表裏往返循行而終于厥陰復注太陰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晝夜百刻則有五十度周行于身蓋平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積至二百七十息氣行一十六丈二尺則一周于身晝夜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則營氣周行于身五十度也若夫衛氣

散行脈外、亦如營氣之五十度行于身、其異于營氣者、晝則行于陽二十五度、夜則行于陰二十五度、是隨天地陽氣升降出入也、營衛生會篇曰、日中而陽隴爲重陽、夜半而陰隴爲重陰、故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夜半後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此言衛氣晝出于陽、夜入于陰、夜半與營氣大會于太陰、陰陽二氣交合、

萬民皆孰寐矣。故曰合陰也。人身營衛之氣周行無愆，則陰陽和平而無患。若受外邪，從表入裏，故素問熱論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此以人身表裏淺深分層次。若地界然，太陽極表而淺，厥陰極裏而深，邪氣從淺入深，如水浸物，逐漸內侵。故與營衛之氣周流次序迥然不同。蓋因衛氣晝出夜入，日西而陽氣衰，外邪乘衛陽之衰而內侵。

衛氣日一出入則邪日進一層而深入一經至六日而入厥陰至深之地矣此素問推陰陽邪正出入之定理以明傳經之道也邪漸內侵則漸變化迨入厥陰至深之地變成熱邪正氣困極邪無復出之勢內入于臟則厥逆矣仲景云厥多發熱少者死以邪勝正氣絕也若厥少發熱多則臟氣猶能振作邪返于經故發熱或下利膿血熱邪得以外泄可期漸愈也但人元氣有強弱感邪有重輕故有三陽受邪有直

元氣強邪不能深入
則不傳也

中三陰參差不一其從太陽受邪者或有傳經或不傳經而又無一定必以脈證爲憑不能按日以計故仲景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又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又曰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爲三陰不受邪也又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按此言無大熱者以邪入陰故外無大

素問明其常仲景表
其變然常者少而變
者多故必以脈證爲
憑不可拘日數也

熱而內煩躁也。歷觀仲景各條，則知邪之淺深進退，固非一定要以脈證爲據。此仲景推廣素問而論傳經之變化也。故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等經而著論，以六經爲綱，卽本諸素問熱論之六經，推廣其旨，詳辨脈證，而立治法，窮盡變化之道。熱論止表六經見證，而仲景備揭腑臟各證，故辭若不同而同歸一理。繼靈素爲經，而垂法萬世也。惜乎世遠，其書殘缺，各條次序，多爲後人攙誤，脈絡全無，而又異解紛紜。

正論完結以下詳辨
相沿弊害

埋沒經旨，良可歎也。卽如傳經之道，或以按日而計，言六日邪傳厥陰不已，七日復傳太陽，試思邪入厥陰至深之地，如物入井，豈有一日反傳太陽至淺之經者乎？不通之極也。或見素問所敘止足經見證，遂言傷寒之邪，傳足不傳手，將人身經脈分截不貫，此則尤爲謬解，竟不思素問六經證狀敘完，卽言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既五臟六腑皆受病，豈非手足六經盡在其中乎？又有張令韶傷寒直解云，傳經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

之義。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六氣以次遞傳、周而復始、一定不移。此經氣之傳、而非病邪之傳也。正氣之傳、自有定期、病邪之傳、不拘日數。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復傳太陽、再見頭痛發熱之證乎。其門人魏子千問曰：傷寒六氣相傳、是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令韶答曰：無病之人、經氣由陰而陽、始于厥陰、終于太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病則

營衛二氣流行晝夜
且有五十度周于身

由陽而陰、始于太陽、終于厥陰、一逆則病、再逆則甚、
三逆則死、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
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不傳則勢
緩矣、予按此言病邪傳經、不拘日數、則是、但仍不辨
七日復傳太陽之謬說、乃又別出臆見、言所傳者爲
經氣、而非病邪、此則舊障未破、又添新障矣、夫病邪
之傳、因有脈證可見、故知其傳在某經、今云經氣之
傳、又作何察識、而知其爲經氣乎、且營衛之氣一日

今言經氣之傳一日
太陽二日陽明既非
病氣寔爲何氣此真
奇聞也

晝夜五十度周于身
聖人慧光內照而知
其流行無間並無一

五十度行于身、出自聖經、爲一定之理、而病邪之傳、
所現脈證、亦詳經論、故素問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
至六日而厥陰受之、以明由淺入深之層次也、仲景
亦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又曰、二三日、陽明少陽證
不見者、爲不傳也、豈非皆言病邪之傳乎、不然其云
受之者、何物耶、今言傳經者是正氣、而非病邪、不知
本于何典、且正氣流行、如環無端、無跡可見、又如何
知其爲傳經耶、此一不解也、况素問言六日邪至厥

日太陽二日陽明之
序可驗其有太陽陽
明等見證者仍係病
邪流傳故也今日傳
經者是正氣而非病
邪實不可解

陰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而死故曰其死皆以
六七日間原無七日復傳太陽之語其論愈病則有
七日太陽病衰頭痛稍愈等文故曰其愈皆十日以
上也今云無病之人經氣始厥陰而終太陽病則其
氣始太陽而終厥陰一逆病二逆甚三逆死所以傷
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其過十八日不愈
者雖病而經不傳按此既云傷寒傳經不過三傳又
云十八日不愈雖病而經不傳可見仍言病邪之傳

與前說自相矛盾矣。素問言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十日以上，今云一逆病，二逆甚，三逆死，是死在十八日也。何與經旨相反乎？此二不解也。且言無病之人，經氣始于厥陰，終於太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夫厥陰極裏，太陽極表，相去甚遠，經脈不接，何能周而復始乎？如一日始于厥陰，六日終於太陽，而七日復始厥陰，則其氣必越過陽明、少陽、太陰、少陰乎？若非越過四經，則須十一日，方能復始厥陰，是又不合。

六日六經之序矣。若謂六日終于太陽，其氣不還而
七日厥陰另有始氣，則其氣有出無入矣。何能周而
復始，運行不息乎？此三不解也。夫人身陰陽之氣，卽
營衛之氣，周行表裏，一日五十度于身，如環無端，非
一日始厥陰，六日終太陽也。營行脈中，卽流行于經
隧也。衛行脈外，則軀壳腑臟皆是也。則人身中除營
衛二氣外，更無別氣可名也。今日經氣，若經隧所行
者，卽營氣也。而言一日始厥陰，六日終太陽，則非營

真爲異端邪說徒滋惑人

氣矣、非營非衛、非陰非陽、究爲人身何氣哉、此四不解也、總因不究經論義理、而各逞臆見、乃有種種異說惑人、倘不深求至理、辨其是非、莫不錮于迷城、而終身不悟、嗚呼、此仲景之書、所以愈晦、而後學無門可入也、不亦慨哉、且夫仲景舉六經以統諸病、非止傷寒一端而已、其辨析精微、全在脈證、卽如太陽一經之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者、爲風寒之邪、若浮脈兼緩、身熱而有汗者、名中風、脈浮緊而無汗者、名

可能深明其理方知
無不備

傷寒脈不緊緩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熱惡寒身重疼痛汗出而渴脈弦細芤遲則爲中暍暍暑也若關節疼痛而煩脈沉細小便不利者則爲濕痺其餘各經證脈亦各有辨別至其傳變或自淺入深或由裏出表或陽盛化火或陰盛變寒六氣之邪七情之病邪正之勝負虛實之吉凶千變萬化莫不據脈證而辨之洞若隔垣之照也後世少能深求其理謂其書多未備乃有劉河間本素問病機論熱病

而治分三焦、變仲景精深之法爲粗淺、開後人魯莽之端、延及近世、著述莫可數計、至陶節菴六書、吳又可瘟疫論出、而仲景之法遂湮沒矣、觀諸家之書、非無發明之處、然語焉不詳、擇焉不精、論理則未能盡當、辨證則辭費不確、其施治也不詳、虛實病因脈象疑似、但稱某病宜用某方、後學效之、不知所以然之理、以其辭淺易讀、法粗易遵、遂置軒岐仲景之書于高閣、或有終身未嘗寓目者、聖道于是乎大晦、道既

韓子曰非聖之書不可讀，真高見哉！良以諸家之書，雖詳不精，徒博不約，義淺辭繁，浩如烟海，以其義淺，故後學喜讀繁雜，查則讀者，顧服目眩，茫然不知端緒，止記某病宜用某方而已，及觀聖經，深奧難解，遂謂亡經無用於今，反目爲異端，不知自

晦矣。又有妄誕異說，擾亂其間，則醫術遂不可問。而生民之死於病者少，死於醫者多也。悲夫。

或問：昔人言仲景治傷寒之麻黃湯，只可用於北方稟強之人，南方傷寒，如挾時氣者，當用十神湯，挾熱宜通聖散，挾暑宜正氣散，挾寒宜五積散。此後賢因地制宜之說，故吾輩雖讀仲景書，不敢用其法，遂置諸高閣。及臨病時，用十神等湯，又多不合，豈方土不同，而古今氣化又異耶？將何所適從乎？答曰：子欠究

功臣也

已墮入魔道原夫諸家之意不欲發明聖道豈料聖道反爲諸家湮沒誠可痛也先生痛心於此乃成棒喝一書語語從空性流出故而靈脫枝葉直搗根源使人豁然如夢方覺備釋葉氏爲傳醫門道脈仲知所趨向而聖道復明直爲軒岐仲景之大

心故也。方土氣化雖不同而理則萬古不易。故理有一定而法無定。法有定而方無定。方有定而病則無一定也。執一定之方治不定之病其焉能合哉。試觀仲景之用麻黃湯必詳辨脈證。脈證不合卽示禁戒。如云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瘡家衄家亡血家不可發汗。凡用一方必審其宜否。雖其人稟質強旺亦必辨其邪之輕重。隨宜設法。如麻桂加減之類。其辨析精微用法圓活無以加矣。以其

變化無窮、淺學不能領會、惟記持後人、某病用某方之說而已、凡同感二氣之邪、名爲挾、如風挾寒、火挾濕之類、夫春夏秋冬名時、寒熱溫涼名氣、蓋陰陽升降、氣隨時變、故內經分六氣爲病、治法迥殊、冬時氣寒、故病名傷寒、旣病傷寒、言挾時氣、其所挾爲非寒耶、則非冬時之氣、不可名時氣也、所挾爲寒耶、一寒而已、何以名爲挾耶、此挾時氣、究爲何氣乎、此十神湯、所以用多不合也、寒熱二氣、猶水火相反、故寒邪

未有挾熱者。或其人內火素盛。外寒入內。而化熱。則有表裏淺深之殊。仲景詳辨施治。必權其輕重。緩急。方法甚多。今執通聖一方。所以多不合也。六氣之邪。隨時而變。故經曰。冬傷於寒。後夏至日。病名暑。可知。傷寒無挾暑者。惟大江以南。氣候多溫。秋冬猶有伏暑之病。是熱從內發。或又外感風寒。則表裏先後。或應溫散。或應涼解。大有權衡。但執正氣一方。故又多不合也。至云挾寒者。宜五積散。既病傷寒。又云挾寒。

亦爲難解。若謂其人素有內寒，則仲景表裏兼治者，用麻附細辛，虛者先救裏，用四逆理中，必詳辨而治法。多端。今執五積散一方，故又多不合也。諸如此類，非深究軒岐仲景之旨，焉能知其理哉。且治病不難於用藥，最難於辨證。後世之書，惟恐人不知方，但言某病可用某方，諄諄再四，其所以爲某病，反置不講，以故淺學誦之，惟多記方頭爲本領，每臨一病，既認爲寒，又疑爲暑，依稀揣度，徧試其方，偶而幸中，自矜

神奇、倘與病忤、則言吾方、乃有來歷、遵某家湯頭、却不知所以然之理、以此授受、爲醫家衣鉢、若遇談軒岐仲景之道者、卽目爲異端、又名之爲外國醫、嗟乎、反以聖道爲外國、此真氣化使然也、子問何所適從、觀此宜知所向矣、

論伏暑

再按經言、夏傷於暑、秋爲痲瘧、蓋暑邪從口鼻吸入、蓄於膜原、至秋涼風外束、則邪不能容、膜原界於半

所以天時地理比當

表半裏邪入與陰爭則發冷冷者陽氣爲邪鬱遏也邪出與陽爭則發熱熱者陽氣得伸也故終汗出則熱退其邪蓄多而久發不愈名爲痲瘧然亦有不作瘧而身熱頭痛口渴脈數似傷寒而實非傷寒者名爲伏暑之病暑爲火濕二氣合化若火邪爲陽性動而不能伏以其合有濕邪互相膠結故能蓄于膜原蘊而不發其濕重而兼食積者或成痢疾或有瘧痢兼作則邪重而病危矣惟大江以南氣候多溫嶺南

尤甚。故秋末冬時，猶多伏暑之病。良以邪蓄膜原，爲人身空隙之處，非得寒氣外束，其邪與氣血浮沉，臟氣轉動，食便如常，而病不發。此皆余之所經歷者。是故傷寒之病，斷無挾暑之理。而冬寒之時，卻有伏暑之邪。學者又不可不知其治法。與傷寒迥異，斷不可牽混而誤治者。余于溫暑提綱，已論其概。而葉氏醫案辨治尤詳。皆當參閱。然伏暑發于冬令，或兼外感風寒，亦理之常。然必兼惡寒之證，弦強之脈，而內則

口渴、舌有苔垢、以其有膜原之邪故也。此須先解表邪、使內邪透達、然後清之。又爲先後緩急之要法也。若見其內熱或甚、而遽投寒涼、則陽氣不振、內邪不能透達、外邪反從內侵、變證多端、甚難救治。爲因暑濕膠粘、開其濕滯、其火透達、如不知此、而過用涼藥、則火伏濕閉、卽所謂陽病變陰、必至危殆。若此者、余嘗用姜附草果茅朮厚朴之類、中氣弱者、加參以升陽開濁、使正氣得振、熱邪透發、再用白虎等法清之。

而愈。雖當夏令，亦可審證而施，無不獲效。乃救前藥之誤，爲權宜之活法。然非明辨脈證的確，則亦未可浪施也。

火爲陽，濕爲陰。二氣合邪，故誤投寒藥，則陽病變陰。而古方冷香飲、大順散等，用姜桂附子草果，蓋亦爲此等證候而設也。凡同時感二氣之邪，名爲挾。如風挾寒、風挾火、火挾濕、風挾濕之類。惟燥濕相反，不能相挾。冬寒、夏暑，時令相遠，不能相挾。若

辨析分明

內先伏暑、後感外寒、冬傷于寒、春變溫病、陰虛內燥、外受濕邪、外感風寒、內傳變熱、皆有之矣、此陰陽六氣常變之理、所當究心而不可忽者、虛谷自註

附治案

丁亥六月、城中東桑橋周小梅先生夫人感暑邪、身熱五日、始延李先生、服疎散藥一劑、次日熱更甚、病者疑焉、另換別醫、問得大便數日不解、卽用大黃數錢、鮮生地尤重、同柴胡厚朴等服之、便下兩次、病人

醫者亦必自謂得效

而不知反害也

自覺爽快，惟晡時發冷，黃昏發熱，直至天明方休，徹夜不寐，其令郎書源兄，邀余診視，述知病由，余曰：暑爲火濕合化，濕係陰邪，遏熱不達，李先生用疎散，則濕開熱透，並不錯誤，乃反誤投下劑，使邪陷入陰，故夜熱而晝不熱，則病勢重矣，邪既入陰，欲其轉陽甚難，只可轉其機樞，兼從陰分清其邪熱，乃用草菓蒼朮厚朴，醒脾開濕，以透膜原，柴胡轉少陽之樞，青蒿、鱉甲、知母、黃柏，清陰分之熱，服兩日，不效，其脈虛軟，

次年戊子，余重遊粵東，有五歲小兒感暑，爲醫誤藥，邪陷入陰，與是證無二，余仍用

草果等醒脾開濕透
膜原柴胡等轉機樞
清陰分之熱日見其
效調理而安可見病
邪雖同而老幼元氣
不同則藥之有效有
不效也良以藥之入
胃全賴原氣運行醫
者雖能察病或不知
其元氣強弱則用藥
雖當不能效矣虛在

無力口甚渴飲茶不絕腹滿大小便皆不利粒米不
進稍飲米湯口卽作酸此中氣大傷乃于前方去知
母黃柏加黨參又服兩日小便稍利諸證不減脈軟
少神余曰不進穀食已十二日矣再延數日胃氣絕
則不可救因其脾腎兩傷元氣無權三焦氣化失司
邪反內閉蓋腎傷無開闢之力則使阻脾傷而轉運
不前則腹滿陽旣委頓則津液不升故渴甚非用附
子干姜大助其陽則邪終不化乃用黨參草果蒼朮

濕邪化而腸氣運行

矣

吳又可瘟疫論云凡
腹脹而二便皆不利
者不可利小便但用
大黃下之大便通則
小便亦利故如不明
六氣之理不知仲景
之法惟秦又可爲師
者凡此等證候卽重

厚朴、附子、干姜、生姜、烏梅、白芍，稍加黃連，服兩日，腹
滿減而便下，溏糞如膠漿，略進稀粥，又服兩日，腹滿
消而粥食大進，小溲亦長，惟夜熱如故，冷則無矣，余
曰：此濕已化，但有熱邪，乃于前方去附子、烏梅，加知
母三錢，生石膏五錢，服兩日，其熱全退，卽用清補調
理而安。當余用姜附時，見者莫不驚怪，幸病家明理
信而服之，果得向安，而不知余從仲景瀉心湯、烏梅
丸等法變化而來，審證旣明，其效如神，庸俗不識仲

用大黃攻之直至於死而病家醫家均謂命該如此可嘆也

景妙旨、反以爲怪、此醫道之不可問、凡病涉疑難、鮮有不死矣、故拙集所記治案、皆疑難而非庸俗所能辨治者、餘則不錄也、

又前在粵東、有陳姓婦人、年未三十、懷妊六個月、腹滿及胸、飲食不進、大便艱燥、小便不利、左脘間與小腹掣痛如錐刺、日夜坐不能寐、醫者謂係濕邪、用五苓散法、又邀余診視、左脈弦強關尤甚、右關弦滯、余曰、凡濕邪、脈必濡細、今脈象如是、爲血少肝氣犯脾、

不明經義但執一端
以認證錯誤多矣

胃也。彼以小便不利，故認作濕邪，而不知經云：肝主遺溺。癰閉此肝火鬱結之癰閉也。肝爲風木，風火煽動，故脘間刺痛。若用利水藥，反傷津液，其燥愈甚，必致瘵厥之變。乃重用大生地爲君，佐當歸、白芍、黃芩、香附、紫蘇、生甘草，稍加厚朴、木香等。服兩劑，脈稍和，滿畧減，惟小便仍濇，猶有刺痛。卽于前方加黃柏、車前。服兩劑，小便暢行，其痛若失。乃去黃柏、紫蘇，又服兩劑，胸寬食進，夜則安睡。惟云腹滿不能全消，余令

其夫問之、腹皮有無亮光、答云白而光亮、余思既有
亮光、確係水邪、但小便已暢、何以水邪不去、深疑不
解、然眠食已安、脈亦平和、姑且聽之、而病人安睡至
第三夜、于睡夢中、忽聞震響一聲、落下死胎一個、滿
牀皆水、余聞之、始悟水蓄胞中、其胎早經泡死、幸得
母體安和、氣血運化、死胎方得自下、因其平素血少、
肝氣不和、脾胃受制、水穀不能輸化、湯飲一切由臍
帶滲入胞中、水在胞中而臟腑反燥、利水之藥斷不

能泄胞中之水反耗其陰必致瘧厥而死方知病情
變幻有非常理所能測者自古未聞之奇證也故特
記之同時有余族姪女亦患如此證爲醫者用利水
藥而致瘧厥又妄認爲中寒用附子理中湯一劑乃
至陰陽離脫余用大劑滋陰攝陽之藥晝夜急進竟
不能救延三日而卒嗚呼此有幸不幸之命也夫

醫門棒喝卷一終